

武侠精品系列

紫

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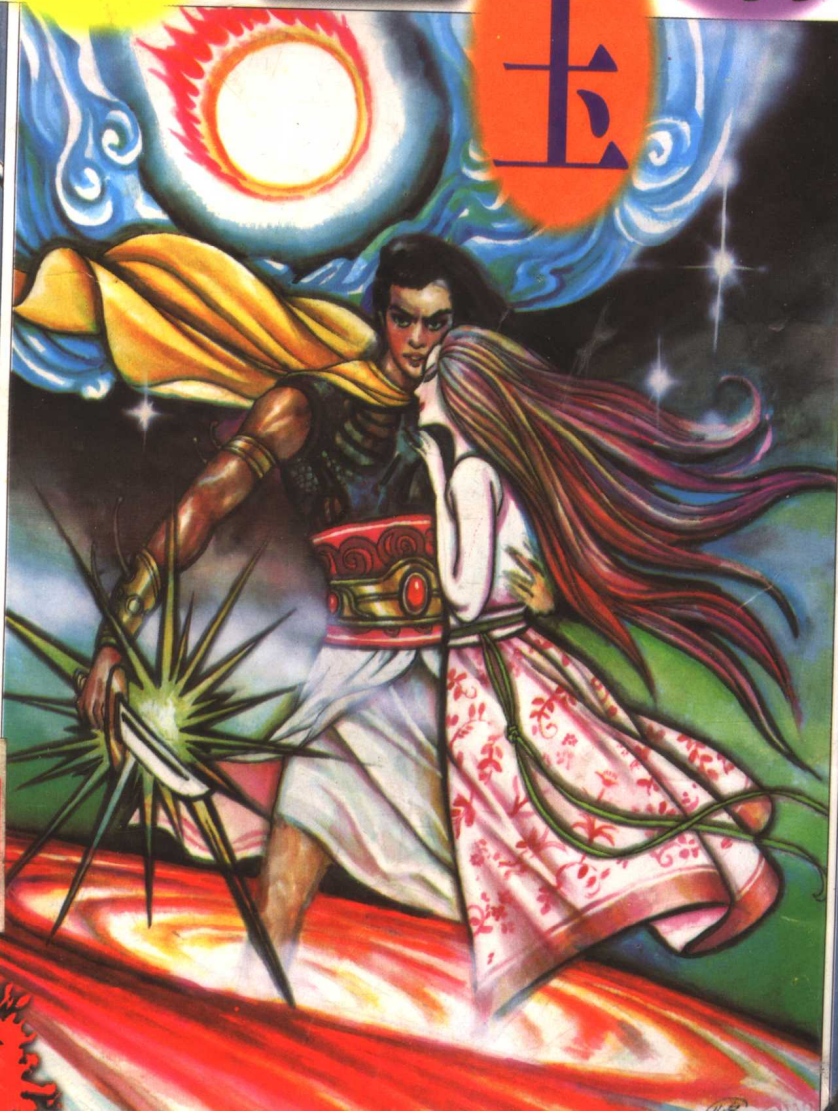
箫

玉

16

公孙梦作品集

4



夢著

紫衣玉簫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 第二十一回 | 小侠蒙冤 | | (491) |
| 第二十二回 | 被逐师门 | | (519) |
| 第二十三回 | 狭路相逢 | | (548) |
| 第二十四回 | 天池神奴 | | (572) |
| 第二十五回 | 师门恩深 | | (596) |
| 第二十六回 | 侠女纯情 | | (618) |
| 第二十七回 | 拨云见月 | | (642) |
| 第二十八回 | 初露端倪 | | (663) |
| 第二十九回 | 生死之搏 | | (684) |
| 第三十回 | 江湖弥劫 | | (702) |

第二十一回 小侠蒙冤

年轻人打胜打不得败，一看情势不利，水小华的心中就开始惶恐起来，他心里暗忖：自己仗着四象连环剑法的奇异招数，才把二人镇住，时间久了，累也会把自己累死了。

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突然——

他想起了小疯子，心中不由奇怪，打了这半天，怎么没见他出声。

他用双目余光一扫，见小疯子仍躺在三丈开外的地方抱头大睡，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打斗这回事？

水小华见状，心中生气忖道：这孩子诚心要我的好看，这种生死格斗的局面，他怎么忍心在一旁装睡，真是太孩子气了。

他刚想到这里，突听小疯子梦呓般地道：“小子，你就是会欺负我小疯子，你会飞的那一招还不用，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用，你小子不用和我呕气，人家揍死你我也不管。”

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在场的三个人都听的清清楚楚。

天魔谷二位谷主来势汹汹，根本没有注意到，以为那里

是躺了个死人，现在听他会说话，不由同时一怔，转头循声望去，见是一个衣服褴褛，满脸污积的小孩子躺在那里。

就在此时，水小华已听懂小疯子的暗示，忙吸一口丹田真气，宝剑一圈，抱元守一，双足一点，身子凌空而起。

他刚一纵身，陡听一个洪亮的声音喝道：“住手！”

水小华跃起的身势，又降落地上。

章氏兄弟也闻声住手，大家一起循声望去，见四龙帮帮主余泉波和钟氏二杰怒目圆睁的站在那四具尸体中间，蛇头叟却没有跟来。

此时，小疯子也爬了起来，走到水小华身边埋怨道：“小子，有武艺留着不用，这下子好了，等他们联合一起对付我们，我小疯子也要跟着你去见阎王，多倒楣。”

四龙帮帮主余泉波为何去而复返？

原来他追了楚长风一程，没有追上，一面又担心蛇头叟的伤势，因此停住了脚步，不再追赶。

等钟氏二杰和蛇头叟赶上之后，蛇头叟已服了自己的丹药，伤势好转，但以自己在江湖上的名望，竟被一个年轻的孩子两掌劈伤，老脸实在挂不住，因此羞愧无地的辞别而去。

接着，钟氏二杰说出水小华的传话，余泉波在悲痛欲绝之中，内心大感诧异，胜家堡和武林二怪与四龙帮虽无深交，但也无大怨，他们怎会把自己受伤的两个人杀死？于是，他又赶了回来，想向水小华问个明白。

余泉波向在场的人扫视一眼，指着地上的尸体问道：

“这是谁下的毒手？”

水小华道：“是胜平元和武林二怪。”

余泉波厉喝道：“你怎么知道？是你亲眼所见吗？”

水小华道：“不是晚辈亲眼所见，是长白山少山主玉面郎君告诉我的。”

余泉波胡须飘动，显然心中万分激动，道：“胜平元现在何处？”

水小华道：“他和武林二怪都丧命在长白山人手中，晚辈已把他们埋好了。”

余泉波用锐利的眼光盯着水小华，怀疑地说道：“四龙帮和胜家堡素无怨嫌，他不会对我的孩子下此毒手，再说这里面有两个长白山的人，这更令人费解了。”

小疯子一翻眼，道：“你不相信算啦，反正人都死了，再问只有找阎王爷去问了。”

余泉波双目一瞪，两道凶光直逼视着小疯子，厉声喝道：“你是何人门下？敢在此胡说八道！”

小疯子一抹鼻子，不服气地道：“老小子，你少跟我吹胡子瞪眼，小疯子就看不惯你们这种狗打架式的威风，你再凶，还能把我一口吞下去不成？”

水小华忙喝止道：“疯弟弟，不要胡说，这……”

小疯子别别扭扭又上来了，把眼一瞪，抢着说道：“小子，不用你管，你怕事，我小疯子可不在乎，你刚才打够了，我小疯子刚刚睡醒，还没有活动筋骨哩！”

余泉波气在心头，准备发作，阴险的章之雨乘机进言

道：“余帮主，愚兄弟来此之时，这个姓水的小子就站在此地，他把兄弟的两个侄女奸杀，这种江湖败类，什么事都做不出来。”

余泉波本来怒火攻心，悲愤异常，章之雨的话不啻火上加油，他嘿嘿冷笑数声，道：“想不到焦一闵老儿会教出这种徒弟来，奸淫凶杀，现在老夫倒明白了，你把蛇头叟暗算你的仇恨，迁怒于四龙帮头上，对两个中毒的人，遽下毒手，又怕天下人责骂，故而把罪名推在死人身上，来个死无对证，是与不是？”

说着，怒目圆睁，向前逼进两步。

水小华一听，直急得星目喷火浑身颤抖，结结巴巴地道：“你们这些江湖望重之士，怎能凭推测之词，血口喷人？我水小华自入江湖以来，自问未做半点愧心之事，诸位这样疑心在下，是何居心？”

说着，一指身边的小疯子道：“这位小兄弟几天来，和在下寸步不离，你们可以问问他看。”

大谷主章之霄接道：“他一个小孩子对这种重大之事，怎敢作证，长白山的少山主和四位寨主不比他这个孩子强的多，你现在还有何话说？”

水小华一怔，不相信地问道：“怎么？你们说令媛是我杀的？”

小疯子在一旁埋怨道：“怎么样，小子，你把我拾的扇子送人当人情，现在反而叫人家倒咬一口，叫我小疯子也跟着你受气，你这种糊涂虫，我恨不得揍你一顿。”

水小华思潮起伏，沉思了好半晌，恍然大悟，不禁咬牙切齿喃喃自语道：“好卑鄙的手段。”

余泉波见水小华被天魔谷一指证，脸色骤变，面如白纸，以为他俯首认罪了，随也沉声道：“老夫被子午断魂芒楚长风害的家破人亡，断子绝孙，而你却是他的同党，不用说这四人也是你们所为，老夫虽找不出证人，根据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种判断决不会错，刚才老夫白和你费了一番口舌。”

水小华猛一抬头，朝在场的人扫视一眼，正色道：“水小华被奸人所害，这些事我确实未做，各位如信得过在下，我一定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把凶手送到各位面前。”

二谷主章之雨冷笑道：“你小子想的倒不错，想一走了之，没有那么容易，告诉你，今天就是你恶贯满盈之日。”

余泉波也接着道：“若是冤屈，也只有冤这一次了，楚长风毁了老夫一生的心血，就凭你和他的交情我更是不能放过你。”

水小华有理没处讲，内心悲愤之气，化成一股怒火，充塞心田，也冷冷说道：“我水小华说的你们一概不理，好吧！既然如此，那就看你们是一起上还是单打独斗，我接下来就是了。”

大谷主章之霄冷哼一声，暗忖：这小子的口气可真还不小呢！

这时，余泉波已逼到水小华跟前，准备要出手了。

水小华见状，忙喝道：“且慢，在下有一事，不知老帮主

是否答应？”

余泉波道：“有什么事？你说说看。”

水小华道：“在下若是丧命在老帮主手下，当然无话可说，若是在下万一侥幸赢了老帮主，希望你能答应我查明此事的真象，不要再空口冤枉在下。”

余泉波冷笑道：“老夫若败在你的手下，还有何面目为人，今天是生死之局，你用不着想那么多了。”

水小华听出余泉波之言，有轻视自己之意，也不再说话，纵身跃到场中。

小疯子喊道：“小子，拿出精神来，好好把这几个胡说八道的老小子揍一顿。”

钟氏二杰早就瞧不惯小疯子的狂态，见他又是在喊叫乱骂，哪里容得，正想出手，二谷主章之雨却抢先了一步。

他距小疯子比较近，小疯子刚骂完，他已欺身而上，骂道：“哪里来的野种，在此撒野。”

说着，右手已猛力推出一掌。

在他认为这掌一定可把小疯子击伤。

不想小疯子把嘴一咧，笑道：“你看你那张吊死鬼脸，我小疯子又不欠你钱，你找我做什么？”

说着，身子已随对方掌势凌空而起，真像传说中的小妖精一样。

章之雨一怔，掌力忽收，小疯子又落在原地，道：“老小子，你觉得奇怪是不是？我乃天神下凡，你老小子肉眼凡胎，还不快跪下给我磕三个响头。”

章之雨也算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了，却没有见过这种奇异的武功，没理小疯子的叫骂，转头对大谷主道：“大哥，你看这小子练的是什么功夫？”

章之霄也带着惊奇的表情，摇摇头道：“江湖上最难惹的就是这种奇形怪状的人物，目前不宜再生事，不理他算了。”

小疯子得理不让人，叫道：“老小子，你别没种了，别怕，小疯子不会真的要你磕头的，我看到你那张脸我就恶心的慌。”

章之雨心中虽然气恼万分，也只好忍在心里，不再理他。

此时，水小华和四龙帮帮主已打斗在一起，难分难解，青光剑如电光闪烁，铁笛如长蛇飞舞，已无法分清二人的身影。

一个是剑招诡异，一个是功力浑厚，这一交上手，端的惊险绝伦，激烈无比，在场之人各个都凝神闭气，注视场中的变化。

顷刻间，二人已打了百招以上。

余泉波不由暗暗惊讶，他乃当代武林有数的高手，笛招自成一家，近几十年来，能在他手中走过百招以上的人，实不多见。想不到年纪轻轻的小水华，在百招之后，不但未露败象，反而越战越勇。

余泉波在惊讶之余，杀机顿生，笛招一变，三招绝学连绵出手，封住水小华变幻莫测的剑势，左掌右腿同时齐出，

分袭水小华身上三处要害。

这是余泉波自创的绝学，名叫“三分天下”，饶是你武功再高，在突然之下，也难躲过这拳脚和铁笛并出的一招。

水小华正聚全力在化解余泉波的笛招，想不到他会乘虚拳脚并施，他心中一怔，再躲自是来不及，在万分危急之际，忙提丹田一口真气，脚尖猛点地面，身子如箭离弦般地悬空一转，斜挂半空，青光剑划起一片光幕，身势如燕子剪水，急袭而下。

这几个动作变化之快，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看清楚是怎么回事。

余泉波见成名绝学落空，就在他一怔之际，水小华已凌空袭到，只觉眼前一亮，自己的身体整个被笼罩在对方剑势之下，不用说躲，连水小华是怎样出手的都没有看清。

余泉波双目一闭，铁笛支地，心忖：自己一世的英名竟断送在一个孩子手里。

此时——

突然响起了一声紧急而响亮的佛号，余泉波觉得自己的身子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一下逼退了五六步，这股力量似乎用的恰到好处，自己没有一点受伤的感觉。

水小华正在得手之际，突听响起一声佛号，自己的下落身势，受到一种阻力，他急忙收招，站立当时，用惊诧的目光向前望去。

只见一丈开外站着一个人身体肥胖的老和尚，左面不远，站着清虚观的主持光虚真人，后面跟着乾坤一叟公孙业，他

手扶着一个青衫长须的清瘦老人。

水小华一见，心中狂跳，瞪着大眼，惊叫了一声“师父”，急急向前奔了过去，跪在乾坤一叟扶着的老人面前，颤声说道：“华儿给师父叩头。”

说着，双目如泉，泪水击地有声。

乾坤一叟公孙业等一行四人其中的清瘦老者，当然是青衫客焦一闵，不用说老和尚是东海玄空大师。

此时——

青衫客焦一闵虽然已无性命之忧，但功力却没有恢复，玄空大师和乾坤一叟扶着他，所以路上走得较慢。

当他们快离开祁连山时，遇到了清虚观的光虚真人，他一见青衫客就大发雷霆，把水小华和玉河仙子到清虚观骚扰的事叙述了一遍。

当时幸有玄空大师和乾坤一叟公孙业从中说和，光虚真人才答应同他们一起赴天池，找到水小华再说。

青衫客焦一闵是江湖上有名的酸老夫子，平生拘谨守礼，当时听了光虚真人的话，万分生气，不过他有点不相信，自己一手教大的徒弟会是下流之人，他想：也许这是光虚真人的误会。

此时——

他见水小华跪在自己面前，真情流露，越发不相信和玉河仙子在一起的青年是自己的爱徒，他看着别后的爱徒，英气勃勃，技艺大进，不觉心中大慰。

不过，他是一个感情不外露的人，嘴角只微微一笑，然

后对光虚真人道：“老道长，那天去贵观打扰的人，可是他么？”

光虚真人一见水小华心中就大怒，现在听青衫客一问，冷声道：“不是他还有谁？”

青衫客一怔，沉声对跪在面前的水小华道：“和玉河仙子一起去清虚观的可是你？快说！”

水小华瞥了光虚真人一眼，又望望师父，见师父一脸寒霜，怒目瞪着自己，忙低下头低声道：“是的！”

青衫客一听勃然大怒，正想发作，突然听大谷主章之霄冷冷地道：“焦一闵，你来的正好，你教徒弟做的好事。”

又有何事了？

青衫客焦一闵想起当年自己大闹天魔谷的事，事后才知道是自己的误会，不觉心中万分歉疚，随含笑道：“大谷主此话由何说起？”

章之霄激动地道：“撇开当年的仇恨不谈，他把老夫的两个女儿奸杀之事，你如何交待？”

此言一出，不但青衫客如雷击顶，连乾坤一叟、玄空大师和光虚真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疑云丛生。

要知万恶淫为首，江湖上最为痛恨的就是这种人。

水小华急口否认道：“师父，这不是真的，华儿冤枉。”

余泉波被水小华一招奇学差点丧命剑下，幸而玄空大师及时出手，以禅门上乘气功救了他一命，在众目睽睽之下脸上实在挂不住，再加家破人亡丧子之痛，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思想一下走入极端。

他把铁笛往地下一丢，悲愤填胸地道：“我余泉波在江湖上跑了一辈子，自问没有对不起你们天心派和焦兄的事，令徒结交子午断魂芒楚长风，为了一点仇恨，竟毁了老夫一生的心血，连我一个受伤的儿子都不放过。”

说着，一指地下躺着的尸体，又厉声地道：“这都是你徒弟的杰作，老夫无能，既报不了杀子之仇，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索性老夫这条命也送给你们了。”

说罢，右掌一翻，直向自己的天灵盖拍去。

众人见状都大惊失色，玄空大师右掌一扬，菩提子应手而出，刚好击中余泉波的臂腕麻穴。

余泉波死志已决，他知道一定会有人救他，因此右臂一麻，左掌接着又向自己前额拍去。

这样一来，在场的人要想救他已是来不及。

此时，突听小疯子叫道：“老小子，咱们师父还没有替你检查身体，看看有毒没有，你想死可没那么容易。”

话声未落，随着他的手已飞出一个小黑点，击在余泉波的手臂上，东西虽小，力道却是奇大。

余泉波觉得好像被钉子钉了一下，左臂不由自主的落了下来。

此时，乾坤一叟和钟氏二杰已跃身到余泉波的身边，他知道再想死也不可能了。黯然抬起左臂一看，不由内心大惊，原来左臂上一块豆大的汗泥，刺入皮肤半寸多深。

要知汗泥是软的，没有深厚的气功，怎么也打不进人的皮肤，在场的人能办到这一手的恐怕很少，结果却出自一个

十一二岁的孩子之手，怎不使这位纵横江湖的余泉波大感意外呢！

乾坤一叟没有注意到他奇异的表情，气急败坏地道：“余帮主，你这是做什么，纵有天大的事，也得弄明白了再做打算。如果你刚才所言皆是实情，我老头子首先来替你打个抱不平，你先把经过说给大家听听。”

余泉波瞪了小疯子一眼，叹息一声，随即把蛇头叟如何暗算水小华，以及怎样看到水小华和楚长风在一起的情形约略的说了一遍。

众人听了面面相觑，水小华和子午断魂芒楚长风成为知己，实在是一件不寻常的事，由此一点，大家对水小华的人格也增加了怀疑。

接着大谷主章之霄又把路遇长白山的人和得悉水小华奸杀二女的经过说了一遍。

群豪中，除了玄空大师之外，莫不面露愤慨之色。

此时，最难过的要算是青衫客焦一闵了。

自己十几年的心血教出这么一个徒弟来，离开自己没有几个月，竟变成了众矢之的的败类。

于是，他颤声问道：“他们说的可是真的？”

水小华只急得眼中出血，但在师父面前又不敢失态，只有急急地回道：“华儿认识楚长风是真，不过，以前弟子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直到今天才晓得，其他的事情全都是冤枉的。”

焦一闵厉声喝道：“你和玉河仙子那种女人在一起也是

冤枉的吗？”

这话该怎么说呢？

水小华期期艾艾的说了半天，一个字也没说上来，因为这种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的。

焦一闵见爱徒的表情，知道天魔谷和四龙帮的事，此中定有隐情，但在群豪虎视眈眈之下，水小华提不出有力的反证，何况他认识玉河仙子，结交楚长风，已引起众人的愤恨，自己一言不慎，在场的人一定会马上反目。

水小华低着头，偷偷用眼睛余光瞥了师父一眼，见他老人家比以前清瘦了许多，双目虽仍不失其威严，但却缺少那种奕奕精神，皱纹纵横的脸上更增加了他痛苦之色。

水小华探手入怀，正想把老疯子给他的药丸取出，突听师父喝道：“老夫看错了人，教出这种没出息的东西。”

说着，一抬腿，猛然一脚踢在水小华的前胸上，只听“叭”一声，水小华的身体滚出五六步之远。

本来焦一闵是个已失去功力的人，水小华只要稍为用力，这一脚根本踢不动他，但他不敢运气抵抗，因此，这普通一脚，也觉痛苦异常。

水小华觉得头昏昏的，眼花耳鸣胸部气血翻腾，但一股尊师的热诚，使他又重新爬起来，跪在地上，爬回原来跪的位置，冤屈悲愤，齐涌心头，他已经说不出话来。

小疯子走上来大叫道：“小子，你怎么这样没有用，他揍你你还跪着他干嘛！这些老小子没有一个好东西，不要理他们，走！找咱们师父去。”

说着，便要去拉水小华。

水小华满腹冤屈，但对师父却不敢有半点不恭，现在见小疯子出言连自己的师父也骂上了，虽知他言语随便惯了，但怕师父又要怒他交友不当，因此，一怒之下，猛力一掌挥出，怒声喝道：“滚开！谁要你多管闲事。”

小疯子没有防备水小华突然对他来这一套，竟被打出去一丈开外。

幸亏他有罡气护身，未被伤着，站在地上翻动着白眼，骂道：“好小子，你不识好歹，反而拿我小疯子出气，好，小子，我不管，看你怎么办？”

焦一闵冷冷向水小华问道：“你还认我这个师父不？”

水小华哭声道：“师父待华儿恩重如山，纵死九泉，也不忘师父的大恩大德。”

焦一闵怒道：“好，我命你立刻拔剑自绝。”

水小华一听，什么表情也没有，立刻恭敬地道：“弟子遵命。”

只见他翻腕举起青光剑，又道：“华儿有于老前辈赠的丹药一粒，可以使师父功力恢复，弟子想看着师父服下，好安心死去，不知师父是否见允。”

焦一闵略一沉吟，道：“好吧！我成全你这份孝心。”

水小华把丹药由怀中取出，双手递给师父，焦一闵接过以后，连看也没看一眼，一口便吞了下去。

水小华见师父把丹药吞下，右手一翻手中长剑，直向咽喉抹去。